

【读典】

《长物志》:托名“身外余物”，写尽世间美好

张彩梅

晚明文震亨的《长物志》，是中国古典园林的经典之作。作者文震亨，更是被誉为懂生活、讲品味、有格调的“殿堂级大咖”。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与《长物志》有关的那些事儿。

《长物志》是一本怎样的书？

《长物志》书名中的“长”，读音为zhǎng。“长物”一说，出自成语“身无长物”，意为没有多余的东西。形容生活简率，或家境清贫。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德行》记载了一个与之相关的故事。东晋王恭随父从会稽回到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同族人王忱去探望，看到王恭坐在一条六尺长的竹席上，便对他说：“你从东边来，应该有很多这种东西，能送我一条吧？”王忱走后，王恭派人把自己坐的竹席送给了他。竹席被送，王恭读书、会客时只好坐在草垫上。王忱听说后很诧异，对王恭说：“我原本以为你有很多，所以才向你要的。”王恭答道：“这是你不了解我啊，我做一向没有多余的物品。”《世说新语》用故事赞誉王恭的简朴生活。

虽然托名“长物”，但书中所写并非“多余之物”，相反，它却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长物志》中直接有关园林的有室庐、花木、水石、禽鱼、蔬果五志，而书画、几榻、器具、位置、衣饰、舟车、香茗七志，已远远超越了园林的范围。一部《长物志》，内容涵盖园林景观设计和、衣食住行、器用鉴赏等方面面,为我们全方位展示了晚明文人的精致生活和审美趣味，是古代文人生活美学的典范之作。

生活在家族光环下的文震亨

说起文震亨，你可能不熟悉，但是说起他的家族，那可是声名远播。其曾祖父微明，是与沈周、唐寅、仇英齐名的书画大家，被称为“明四家”之一。祖父文彭，官国子监博士，以书画、篆刻名重一时。父文元发，官至卫辉同知。兄文震孟，官至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

文震亨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官宦世家。文震亨的才学、声名虽比不上其曾祖，但他在园林营造、诗书画方面的成就也是被赞誉和肯定的。明代顾苓《武英殿中书舍人致仕文公行状》称赞文震亨的园林成就：

“所居香草垞，水木清华，房椳窈窕，阊阖中称名胜地。曾于西郊构碧浪园，南都置水嬉堂，皆位置精洁，人在画图。”清初的钱谦益在《列朝诗集》中介绍文震亨的艺术成就：“风姿韶秀，诗画咸有家风。为中书舍人，给事武英殿，先帝制颂琴二千张，命启美为之名，又令监造御屏，图九边厄塞，皆有赏赉。”清代徐沁在《明画录》中评价文震亨的书画风格：“画山水兼宗宋元诸家，格韵兼胜。”

生活在家族光环之下下的文震亨，在诗书画等才艺方面，可以说无愧于其祖上，然而他的仕途，却是一波三折。文震亨最初以贡入南国子监，名列东林党人籍。天启五年（1625），选授陵州判。以善弹琴，在崇祯元年（1628）改中书舍人，给事武英殿。任职中书舍人期间，可说是文震亨职业生涯的高光时期。其后文震亨因声援东林党人而几被累罪，又受他人牵连入狱，后获释复职。在此之后的文震亨已无意于仕途，不久就辞官归隐。崇祯十七年（1644）明亡，顺治二年（1645）清兵攻陷苏州，文震亨避地阳澄湖畔，闻渊发令投湖自尽。被家人救起后，绝食六日，呕血而亡。

一个饱读诗书，极富才情和见识，且有着极高审美品位的人，以悲壮之举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了句号。一介文人，面对易代之大变局，以放弃生命去抗争，着实令人唏嘘。还好，他为我们留下了《长物志》这部书，让我们在数百年后得以欣赏那些雅人深致，在细读品读中，感受着生活的美好。

托名“多余之物”，却写出了生活中的所有美好

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在《人间食粮》一文中写道：“你永远也无法理解，为了使自己对生活发生兴趣，我们曾经付出了多大的努力。”《长物志》就是一个热爱生活之人，写下的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美好。文震亨用心营造和打理着自己的园子，在叠山理水、蒔花草、品书论画、焚香品茗中，将闲情与趣味变成了隽永的文字，描述着他眼中的美好之物，将生活审美化、审美生活化，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古代文人雅士“诗意栖居”的处所。

也许你会说，光是活着，我都已经拼尽全力了，去看一本讲述古人闲情雅致的书，有用

吗？答案是肯定的,《长物志》可以让我们看门道、广见闻、懂生活、赏美文，让我们知道这世间还有那么多美好值得我们拼尽全力。

看门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你可以从园林营造者的角度，去评价一座园林，而不再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文氏家族热衷造园，停云馆、文氏塔影园等，曾是苏州历史上的名园。文震亨本人就曾设计营造过碧浪园和香草垞，在凝聚文氏家族历代造园理念和实践的《长物志》中，可以明了“虽由人造，宛自天开”的理念，是如何通过室庐营建、花木栽种、叠山理水等去实践的；园林的整体布局、怎样才能做到诗情画意；门窗、台阶、栏杆、水石等，该如何设置；室内物品如何摆放，才能达到雅、古、隐的审美要求，等等。读了这本书，让你既知其然，更能知其所以然。

广见闻。受家学熏陶，文震亨在诗、书、画的创作与鉴赏方面有着不凡的见识，他可以从笔法结构、印章、绢素等细节，辨别书法的真伪与好坏；从妙手、俗笔等直观形象中，区分出画作的等次。从他列举并品评的历代书画名家、知名法帖中，为我们勾勒出一部极简的中国书画史。而书画装裱和收藏等工艺，更是实操性的指导。阅读《长物志》，可以增广我们的见闻，一窥书画鉴赏与甄别的门径。

懂生活。《长物志》更是一部实用的生活指南。日用器具如何选择、书房内要摆放哪些文玩清供、衣饰怎样才能美观实用、出行交通工具何者为佳，听文震亨娓娓道来；园子里种些什么花、池塘中养些什么样的鱼、焚香品茗时哪些品种值得入手，看文震亨细说端详。文震亨还是个美食家，他认为“枣类极多，小核色赤者，味极美”，五加皮“久服轻身明目，吴人于早春采取其芽，焙干点茶，清香特甚，味亦绝美，亦可作酒，服之延年”，絮絮道来，如此家常。你还可以依照文震亨提供的食谱，学做几道美味。平常的日子，好好过，同样有滋有味。

赏美文。文震亨在《长物志》中表达了诗意生活的取向，一室一庐，一草一木，投射了他的审美趣味。忙碌之余，你可以选择几段文字仔细品读，在他营造的审美意境中徜徉，在隽永的文字中，走进一个鸟语花香的园林世界，为自己寻找一方暂时的心灵净土，汲取前行的勇气。

【读读写写】

钱穆《国史大纲》地图拾零

吴一凡

热播剧《觉醒年代》，让我怀想民国时的鸿儒大师们。他们学问深厚，思想在今日看来有进步，抑或有落后，今人懂得甄别，取精华而去糟粕即是。翻案头书里的民国典籍，最显眼是厚厚两册钱穆先生《国史大纲》。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七房桥人，为一代国学宗师，“新儒家”的代表，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在民国时期新旧交锋的语境下，是一位“老派”的大儒。

《国史大纲》是钱穆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一部中国通史，成书于抗战时期，后经多次修订，内容涉及中国历史各时期的制度、经济、社会风气、学术思想等，字里行间饱含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温情和敬意”。此书除了功底深厚，旁人难以匹及，即便其思想的“老派”，在抗日战争国破家亡的形势下，也具有极其进步的意义，那便是唤起国人的民族自知和自信。时至今日，自然也是一部值得去读、常读常新的经典之作。

如今市面通行的《国史大纲》，附有自上古至太平天国的二十八幅手绘地图。关于这些手绘地图，读者常有疑问，我便也略加探究，分享所得数点如下。

一、初版《国史大纲》没有地图，这些地图也非钱穆所绘。1939年6月，随西南联合大学（抗日战争时期清华、北大、南开联合组建的临时大学）南迁至云南的钱穆，以大学通史教科书体例写就《国史大纲》，当年暑假前往香港，交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本在上海，当时因战乱已迁港，但发排仍交沪上旧厂。又交当时重庆国民政府审查，逾半年，终于1940年6月初版面世。

二、书中二十八幅地图，是直到1974年台湾出版修订版，由历史地理专家王恢所绘。《国史大纲》自沪初版起，即风行四海，自1940至1974年间，又有成都、重庆、上海、台湾、香港等多个版本，这些版本都不附有地图。

三、地图绘者王恢是新亚研究所门生。王恢（1908—2000），字子廓，号石泉，出生于广西全州，曾入桂林中山公学，后赴港，又赴马来西亚任教华文，后人钱穆创办的新亚研究所，专治中国历史地理。1967年起任教于中国文化大学，为一代中国历史地理学专家，有《中国历史地理》等著作。

四、二十八幅手绘地图，对《国史大纲》重要内容提纲挈领，化文字为历史空间、时间的统一。图中不仅有各种古地名的空间分布（雁门关、长安、琅邪、会稽、南诏、高句丽……），而且呈现了历史事件的动态时间线。如“春秋霸政图”，以线条、箭头和来自书中原文的说明文字，形象指示了自“春秋霸政创始于齐”至“战国秦孝公后，秦人渐次加入诸夏团体”的中国大一统酝酿过程。又如“五胡十六国图”、“太平天国图”上行军路线、迁都路线等的细致描绘，包括时间、人名的标注，更是不避繁难，令人钦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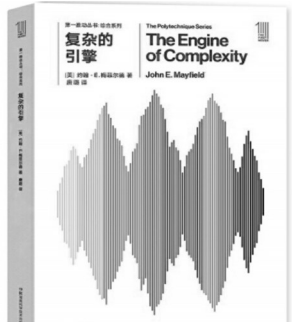
五、大多数地图都是版图，呈现的是政治力量的分布和较量，不过也有“元明会通河图”、“隋炀帝南北巡游图”这样从社会经济角度切入的地图。

六、二十八幅手绘地图的内容脱胎于《国史大纲》，不过对太平天国运动，著者、绘者史观不同。钱穆坚持把“太平天国”称为“洪杨之乱”，当初重庆国民政府审查半载，即为此事，最终初版仍是照钱穆原稿印行。书中论及太平天国运动，流露痛惜厌恶之情。而王恢所绘地图，名“太平天国图”，题头文字有“孤军直入，百折不回，转斗万里”的褒扬之语。

钱穆最欣赏的学生之一，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在《钱穆宴四先生与我》中回忆，1937年七七事变后，钱穆在武汉大学讲学一个月。甫一开讲，就说历史学有“两只脚”，一是历史地理，一是制度。这场开场白，对当时还是武大学生的严耕望，产生了毕生的影响，从此奠定他今后治学的两个方向。历史与地理密不可分，中华五千年历史长河，植根在广袤的华夏疆域之上。中国历史自古就有图与文结合的传统，从春秋《管子》的《地图》篇，到河南平山出土比罗马帝国地图还早六百年的古中山国《兆域图》，到西晋裴秀《禹贡地域图》开创规范化的“制图六体”，到清末杨守敬较为成熟的舆地学研究，以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由谭其骧先生主编的煌煌工具书《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一传统历久弥新，反映了对神州山河的求知探索精神，其源泉则是热爱之情。

《国史大纲》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本为当时北大教科书，风行全国，承载着钱穆自成年以来，即孜孜耕耘的教化之业。当其最初付梓之际，应也未曾想到，会有另一位人生轨迹迥异的炎黄子孙王恢先生，来共同完成其历史地理、文与图合而为一的因缘吧！

【悦读书架】



（美）约翰·H·梅菲尔德著
湖南科技出版社

为什么我们总是对远处的灾难报以极大的同情，却对身边的不幸兴趣寥寥？世界被科技手段无限缩小，也把远处的不幸拉近到每个人身边。卢梭认为人类的情感被距离拉伸时，必然会挥发、黯淡，我们之所以如此关注远处的灾难，正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承担身边的义务。在《无处安放的同情》一书中，德国知名作家汉宁·里德引用了十八世纪以来的几个著名思想实验，巴尔扎克等启蒙精英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学与思想巨擘跨越时空的思想交锋，掀起了一场关于世界大同的道德辩论。

《复杂的引擎》结合信息、进化和计算对生物进化进行了阐释，证明了计算在进化中的核心作用，并将这套计算和进化相结合的核心机制扩展到其他领域，用来解释复杂生命、结构、组织和社会秩序的形成。这是一次正在进行的重大的科学认知范式的转换，它不仅会改变科学，也会改变人类对自身境况的认知。



（德）汉宁·里德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我们是一个有文化经典的民族，这是一种幸运。因为这意味着，不管进入什么时代，我们都可以从这些经典获取深度理解自身与世界的启示，获取存在的力量与勇气。

但是，这同时也意味着我们背负着一个使命，那就是在每个时代都需要去重新理解、会通这些经典，以使每个时代的精神生活能够维持在应有的高度上，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提高。于是，如何阅读这些经典，也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正如对于不同美食，要有不同吃法一样，不同种类的书，也需有不同的读法。就读法而言，我们可以把书大致分为这三类。

一类通常会是我们读得最多的书，就是以浏览的方式阅读的书。我们读这类书或者是为了补充一些知识，或者是为了消遣，或者是为了心灵的解放。由于这类书或者比较浅显、通俗，或者比较有趣、生动，所以，可以随时随地以比较快的速度阅读。我们在床头放的，在旅途上带的，通常就是这类书。

第二类是专业书，虽然各种专业书的内容千差万别，但都需要以专注、精准的方式阅读这类书籍，因为这类书通常都有自己的概念体系，包含着严格的概念定义与逻辑推演。这类书一般不能像前一类书那样，可以零散地阅读，而要求持续、系统地阅读，否则就无法形成一个专业所要求的系统性与整体性。

第三类书就是文化经典，包括思想经典、艺术经典与宗教经典等。这类书首先要求正襟危坐地慢读、精读。这类书成为经典，是经过长时段的历史筛选确定下来的，既不是作者本人，也不是某个读者所能决定的。而这

【悦读悦美】

类书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则是因为它们代表着它们所属的那个文化传统与历史进程在一个时代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和思想深度，它们因此甚至是一个时代之所以成为一个时代的分界线而构成了时代之间的关节点。

因此，进入这些经典也就意味着进入不同时代而穿越着历史。我们甚至可以说，也只有真正进入这些经典，才进入了历史并生活在历史之中，或者说，历史也才作为一个历程而活在我们的生活中。不管是个人还是民族，如果没进入文化经典，也就是意味着其生活或存在不可能有历史的厚度。

然而，正因为如此，要进入这些经典并不容易。它首先要求以慢速度的方式与从容的心态去阅读。这些经典的深度或高度通常就体现在它有很自洽的学理体系，哪怕看起来只是随意的对话或编排。只有读出这种自洽的学理体系，才意味着读懂了一部经典。这就不只是需要相关的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理解经典文本所讨论或面对的所有问题及其回答。

简单说，需要达到对文本的整体把握。这就要求在语句与段落、段落与章节、章节与整个文本之间不断进行反复对照、求解、互证，也即“解释学”所说的在部分与整体之间进行充分循环。所有人文经典都需要在这种充分的解释学循环中才能被深入理解与通

阅读的三重境界

黄裕生

达。这意味着，从容慢读是进入文化经典唯一可靠的方式。

如果按理解的深度来区分阅读这类经典的层次，那么，在文本内部完成的充分循环，只是理解文化经典的第一境。进入第一境，对此经典的理解才获得一种豁然贯通的把握，而不再停留于箴言警句上，才摆脱了只知其一，不知其余的片面。在这种贯通的把握中包含着对经典涉及的那些基本问题的真正理解，而这也这就为理解其他经典提供了最好的基点。因此，一旦进入第一境，也就意味着上可通古，下可通今。因为古今各个时代正是由各个时代的经典来规定与标志的。

不过，也正因为由于这类经典是时代的标志，是穿越历史的各个关节点，因此，它们的意义，它们的地位，与其他经典有直接相关性。这意味着，每部文化经典的意义与地位应被置入与其他经典的关联中才能得到更好的呈现。不过，这“其他文化经典”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其他“文化经典”，一种是“其他文化”经典。

阅读文化经典的第二境就是把这一经典文本置于与其他“文化经典”的对质中进行理解。这里所谓其他“文化经典”，也就是指同一传统、同一语言里的经典。在这些经典中，都有一部类似源头性的经典，比如中国的《易经》，犹太－基督教的希伯语《圣经》

等。对这部源头性经典的理解，固然要从其文本本身出发，并在自身文本中进行充分的有效互释，但是，其源头的质朴性、开放性、丰富性需要在之后的其他经典那里呈现其展开与实现，需要在其他经典那里得到新的见证，并借此呈现它的真理性意义与源头性地位。

至于其他经典，既有必要与之前的经典（包括源头性经典）对质，也有必要与之后的经典互释。通过前者，可以知道一部经典突破了哪些方面，周全了哪些环节，深化了哪些问题；而通过后者，则可以显明这部经典的突破与深化开出了什么样的后境，引向了什么样的新见证，以及它被突破的局限。这样理解出来的经典是历史中的经典，是经典互文之中的经典，而不是孤零零的经典。因此，从任何一部经典中理解出来的“道理”将会是一种穿越历史、贯穿时代、融入生活的道理，而不仅仅是书本上的道理，不只是遥远时代的道理。

这意味着，一旦登入阅读经典的第二境，也就真正进入了历史，也才真正进入了历史。换个角度看，历史也才打开人们的胸怀，人们的胸怀也才怀抱着历史：可以站在经典在历史里所确立的高度与广度去理解、看待世界。于是，由文化经典支撑起来的历史厚度才落实在具体的人身上。从第二境看，没

有经典就没有历史，没有历史就没有厚度。进入第二境的读者会获得一种历史感，那就是：自己穿越在历史之中，历史就在自己的世界里。

不过，阅读文化经典还有第三境，那就是将经典置于与“其他文化”经典的对质中展开理解。很显然，这里的“其他文化”就是指另一种传统的文化。这另一种传统的文化经典构成了本传统的文化经典的真正他者，同时也是本传统的经典能获得理解与解释的最大、最遥远的语境。

由不同文化经典开辟出来的不同传统，其根本不同不是对象的不同，也不是问题的不同，它们之间的真正不同是视角与进路的不同。这意味着，不同文化传统的碰撞，特别是不同传统的文化经典的相遇，是一个相互提供出不同参照系，以及寻求能把更多视角都容纳进来的更大参照系的事件。获得一个更大的参照系，是不同传统的文化经典相遇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一个必然出路。如果说“大自然”（也许也可以称为“天”或“神”）通过产生不同文化传统来使人类从尽可能多的视角去认识、接近整全的真理，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拥有文化经典的文化民族负有一个额外的使命，那就是通过会通其他传统的文化经典来提高人类的普遍性存在、普遍性原则的水平，以便开辟新的、更具普遍性的世界史。

在这个意义上，阅读经典的第三境既是最难达到的，却也是今天的人们最需要努力达到的。在全球化处境下，要使世界的普遍之道肉身化为世人之道，唯有通过不同传统的文化经典的对质、会通才是可能的。